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十日　第七八〇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社址：延安　半年一五〇元　全年二九〇元　三月八十元　每月三十元　本期零售一元

尋找陳先智啟事

陳先智湖北鍾祥人現年卅二歲，一九三五年參加八路軍，其父陳甲一先生現自家鄉來延，遍覓未遇，閱報後請即來延安東關榮員合作社一談，如有知其下落者亦望賜告無限感荷

榮員合作社代啟

本報廣告科啟事

本報報頭兩旁之廣告地位，歡迎各界刊登長短期廣告，從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起，刊登廣告價目及手續如下：

一、報頭一邊每日一百二十元（不超過四百字）。

二、小廣告以百字計算，每百字每日四十元。

三、刊登廣告時，最好於前三日接洽，以免延誤。

四、刊登廣告時，廣告稿與廣告費同時並收。

五、郵寄之廣告可掛號，以免遺失，不付廣告費者概不刊登（並要有機關或商店介紹信）。長期廣告可徑與本科面議。

解放日報社廣告科

延安民衆抗戰六週年紀念大會
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通電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延安民衆抗戰六週年紀念大會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通電：

國民政府林主席，蔣委員長，各部院長官，各地方長官，各抗日將士，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及全國同胞公鑒：

正當我全國民族團結抗戰已經堅持了六年，愈益接近勝利的時候，正當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主動權已經轉移到蘇英美同盟國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幫，已迫近最後失敗的時候，不意中國抗戰陣營內部竟有一部份喪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縱隊，出來響應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汪精衛、王克敏的反共號召，宣稱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他們包圍軍事長官，企圖將原在抗日陣地的軍隊轉變為反共內戰的軍隊。他們現正積極策動內戰，慫恿軍事長官，調動隊伍，進攻邊區。最近一個月來，除原駐陝甘寧邊區週圍，擔任封鎖邊區的十餘師軍隊，早已積極準備進攻外，近日又從河防陣地，抽調抗日大軍，移作進攻邊區之用。根據確實消息，第一軍主力第七十八師，第一六七師，已從華陰、渭南開到邠州、淳化，第九十軍之第二十八師，第五十三師，已從韓城、郃陽開到洛川，第五十七軍之第八師，已由西安開到中部，第十六軍之重砲兵營，已由河防開到耀縣，原駐西安之砲兵旅，亦已開到淳化。除上述已開動之部隊外，尚有很多軍隊，正在待命出動。隴海鐵路，咸榆公路，西蘭公路，兵車運輸，絡繹不絕，居民驚駭，奔走相告。為了配合此種軍事行動，西安的反共特務頭子勞動營訓導處長著名托派漢奸張滌非，竟敢公開在西安召集會議，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國官方通訊機關之中央社，也將此種破壞團結抗戰的反動言論，於七月六日發出廣播，通告中外，以為發動內戰之輿論準備。內戰危機，千鈞一髮。敵人第五縱隊與中國反共份子此種喪心病狂的舉措，如果實現，不僅將破壞全國人民六年以來辛苦堅持的抗戰大業，並且將嚴重損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同行動。日寇第五縱隊包圍軍事長官，準備發動內戰之唯一目的，就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他們此種舉動，不僅背叛我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同時也背叛了同盟國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們此種舉動，實際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義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戰營壘內的親日派漢奸，因為在此種時機發動內戰，除了犧牲民族利益，是絕對沒有其他結果的。在過去六年抗戰中，證明中國共產黨對於保衛祖國的神聖戰爭，是無限忠誠的。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發起者和堅持者；他曾使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釋放蔣委員長，達到全國的團結抗戰。他曾指導了八路軍中新四軍中及地方民衆中的共產黨員，團結全體軍民在敵後戰場上抗擊了侵華敵軍百分之五十的兵力，而沒有得到任何彈藥與軍餉的援助。新四軍甚至被誣為「叛軍」，但是新四軍至今在華中敵後戰場堅持着英勇的抗戰，而且至今仍然擁護國民政府，沒有任何的「叛變」行為。這是全中國每一個老百姓，乃至日寇漢奸，無不知道的。八路軍在華北艱難百戰，不予獎勵，反予妨害。陝甘寧邊區為八路軍新四軍僅有的後方，少數留守部隊自己動手，生產自給，全世界都無此種模範軍隊。陝甘寧邊區的黨政機關與民衆團體，堅決地實行了三民主義，實行了聯合各抗日階層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權、政權、財權，都有說話機會，都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使他們各得其所。現在邊區已經成了全國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區域，邊區人民在抗戰中過着民主自由與豐衣足食的生活，比較大後方的慘淡情況，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國民政府怎樣至今還沒有實行承認邊區的諾言，但邊區政府卻始終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我邊區人民對於這樣忠實於民族解放利益，這樣堅持團結抗戰，這樣替邊區人民做了無數好事的中國共產黨，是竭其全力給予擁護的。對於邊區現有的一切民主進步設施，認為不僅是關係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堅持抗戰的可靠力量，是全國人民所同聲稱道的模範建設，我們將誓死保衛這塊地方，不許日寇及其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來加以破壞。

目前國內政治上許多反常事件，我們長久地忍隱不言，以期相忍為國，渡過難關。不料反共份子的欺壓毒燄，繼長增高，暴行虐政，有加無已。今竟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調抗戰之將士，肆內戰之陰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黨至上，專制集中；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異盜賣法西斯；放棄團結原則與統一戰綫原則，無異置民族於死地。指揮特務，盜竊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明日亦何嘗不可以發布討伐令，解散八路軍。凡此反常之行為，實屬惟恐天下不亂，惟恐抗日勝利，惟恐民族獲得解放，惟恐人民獲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現。另一方面，對於投降敵人背叛祖國之三十三個高級將領，卻一個也不責備，也不聲討，有時還替他們曲予辯護。對於像吳開先那樣受敵人派遣到我抗戰首都進行實際活動的著名大漢奸，卻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許吳逆仍掛國民黨中央委員之名，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進行陰謀活動。對於像張滌非那樣的日寇第五縱隊，在西安假造民意，聲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漢奸活動，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給他們廣播消息，企圖以此欺騙人民，準備軍事進攻的輿論。對於今天大後方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情隔閡，民變蠢起等危險情況，則不但不思所以變計，反而一味高壓，若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變之不擴大。華北龐炳勳孫殿英諸軍之覆滅，其原因乃在於龐孫領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洛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之祕密命令，盡一切力量準備進攻太行山區域之八路軍（八路軍已獲有確實證件），絲毫不作對日寇戰鬥之準備，致使日寇乘虛襲擊，束手受縛，叛國降敵，不敢聲張，反替龐孫作辯護之詞。我華中及山東之新四軍八路軍，苦戰奮鬥，敵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兩個集團軍，限期東進，務求消滅八路軍新四軍而後已。共產黨則稱之為「奸黨」，新四軍八路軍則稱之為「奸軍」，試問天下有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麼？今日何日？不是正當日德意法西斯國家已面臨失敗危機，我們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需要與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更加加緊自己抗戰行動的時候麼？為什麼竟從抗日前綫撤回大量軍隊，要來進攻陝甘寧邊區呢？這有什麼理由呢？為什麼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國人呢？抗戰時期，只應該團結一切力量，加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條唯一的戰綫，不應該製造第二條國內戰綫，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白麼？內戰一開，兵連禍結，鷸蚌相持，漁人得利，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白麼？為什麼這樣痛恨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邊區，而那樣不痛恨我們的民族公敵日本帝國主義呢？撤了河防大軍來打邊區，難道就忘記了日本人麼？那時日本人從剿共軍背後打來，你們怎麼應付呢？龐炳勳孫殿英的覆轍，你們難道完全忘記了麼？

我們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開紀念抗戰六週年大會。我們竭誠向國民政府呼籲，向蔣委員長呼籲，向胡宗南副長官呼籲，向正在準備進攻邊區的一切官兵呼籲，向全國同胞呼籲，請你們認清日寇第五縱隊的陰謀策動是不利於國家民族的，是幫助日寇侵略的。我們請求蔣委員長與胡副長官，立即命令抗日軍隊仍返原防，保持團結，避免內戰。我們掬誠忠告那些接受密令準備進行內戰的軍官和士兵，共凜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禍，鑒於過去十年內戰之慘，不要打共產黨，不要打八路軍，不要打邊區，不要槍口對內。胡宗南副長官曾云：『剿共是無期徒刑』，這是一句真話。請你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再打十年內戰，能打得出什麼結果呢？何況內戰一開，敵人乘虛而入，中國馬上就會亡國，那裏有十年時間，許我們從從容容的打內戰呢？我們要求蔣委員長與胡副長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漢奸日寇第五縱隊份子張滌非，並懲治其破壞團結抗戰的反革命活動。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明令討伐通敵叛國的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畢戰宇、吳化文、榮子恆、厲文禮、楊汝賢、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楊光有、王瑞亭、趙星彩、于光輝、侯如鏞、楊志希、趙瑞、楊誠、李長江、徐繼泰、楊仲華、吳漱泉、王勁哉、蘇振東、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任鶴鬧、趙天時、薛豪平、于懷安、金亦吾等三十三個將級軍官，並移華中山東一帶剿共之師去剿伐他們。我們要求全國愛國同胞一切抗日黨派，幫助我們制止內戰，實現上述各要求。

我們的口號是：

（一）堅持抗戰，反對內戰！

（二）堅持團結，反對分裂！

（三）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四）反對國民黨調動河防部隊進攻邊區！

（五）要求政府撤消包圍邊區的軍隊，開赴前綫抗日！

（六）要求政府懲辦挑撥內戰的特務機關！

（七）要求政府討伐三十三個投敵將領！

（八）要求政府審判日本奸細吳開先！

（九）擁護中國共產黨！

（十）誓死保衛抗日民主的邊區！

（十一）堅決實行三民主義！

（十二）全體人民動員起來！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全中國。

（十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五縱隊！

（十四）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

南綫軍隊砲擊邊區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胡宗南大軍進迫邊區情形，已誌前報。茲悉，我關中分區防軍已受胡軍砲擊，並有分九路大舉進攻訊。朱總司令又電蔣、胡，請予制止。原電如下：

「萬萬火急，重慶蔣委員長、參謀部何總長、軍令部徐部長、胡副長官宗南勳鑒：頃據留守處蕭主任勁光報稱：七日下午二時，貴部第八十軍第一六五師，向我關中分區警戒陣地發射迫擊砲十餘發。是日下午五時，又發射數發。貴部第一軍第一六七師王師長，於六日到我關中分區南部邊境之織田鎮看地形。七日，該師復有某團長至我防區附近偵察地形。據民衆稱：貴部將分九路進攻該區等情。特此奉達，請予制止。朱德午佳」（七月九日）

全邊區人民緊急動員
制止內戰保衛邊區
延安三萬民眾大會一致表示 誓死消滅日寇及其第五縱隊

【本報特訊】因雨延期之延安民眾紀念抗戰六週年大會，於昨日下午四時舉行於文化溝體育廣場，到會群眾共達三萬餘人。這是一個嚴肅熱烈緊張憤激的大會，是一個全延安民眾，不，全邊區民眾緊急動員，反對國民黨調動河防軍隊進攻邊區，誓死保衛邊區之戰鬥的動員大會，也是向一切挑撥內戰之日寇第五縱隊之壯烈的群眾示威。延安及全邊區軍民，在艱難困苦之六年抗戰中，堅守河防，抗擊日寇，輸財輸力，支援前綫，至今年，目睹國際形勢，空前有利，抗敵大業，成功在望；並於發展生產，努力建設，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的情況中，準備以最熱忱之胸懷慶祝此偉大愛國戰爭之節日。可是，晴天霹靂，消息傳來，日寇第五縱隊，包圍軍事長官，竟調動河防軍隊，來進攻邊區。群情憤激，不可名狀。八日解放日報頭條新聞——呼籲團結避免內戰，像淒厲的警報一樣，喚醒了全延安民眾的警覺；起來！制止內戰，挽救危亡！是每一個人的堅定的決心和戰鬥的口號。前昨兩日延安民眾已在熱血沸騰義憤填膺的情緒中，緊急的動員了起來，準備用每個人所能夠用的力量，必要時用每一個人的熱血和頭顱來保衛我們像父母一樣熱愛着的中國共產黨，艱苦締造的豐衣足食的陝甘寧邊區，大功垂成的神聖的抗日戰爭！南綫國民黨軍隊已開砲轟擊邊區的消息，火上加油，使燃燒着的人民義憤，要求以行動來表示。行動！行動！行動！動員！動員！動員！打擊日寇第五縱隊挑動內戰的陰謀，保衛八路軍新四軍唯一後方——陝甘寧邊區！這個行動、這個動員的第一聲，就是昨天的大會！

大會雖定下午四時開會，但上午就有無數的像開赴前綫的軍隊一樣的，整齊嚴肅洋溢戰鬥精神的各種隊伍，在光輝的國旗領導下，在獅吼般的憤激雄壯的口號聲中，從東，從南，從北，向會場分途齊進。當邊區子弟兵，我們的英勇八路軍健兒，帶着全副武裝，步入會場時，爲響徹雲霄的口號所歡迎、擁護，軍民一體如魚水般的融洽密切，得到了生動的形象的表達。在洪濤澎湃的人流中，有朱總司令，葉參謀長，有從前綫策馬歸來的賀師長、蕭主任，有陝甘寧邊區創造者的高崗同志，有白髮蒼蒼精神矍鑠的林主席、吳玉章同志，有短衣草帽從田間鋤草回來的勞動英雄吳滿有，有邊區廣大民眾所愛戴的抗聯會主任崔田夫同志，有日本共產黨代表岡野進同志，有被日寇第五縱隊誣爲「叛軍」，而至今仍苦戰苦鬥於華中，屹然若中華民族的長城，去年一年內殲滅敵僞四萬餘人的新四軍代表劉少奇同志……無數的人，無數的槍，無數的旗旗，沸騰的心，沸騰的血，沸騰的口號，一齊向着制止內戰保衛邊區……。

大會由延屬分區曹力如專員任司儀，留守兵團張經武參謀長任總指揮。四時卅分在奏樂聲中升旗開會。賀龍同志、高崗同志、林主席、李副主席、譚政、蕭勁光、何長工、王震、張邦英、曹力如、周揚、崔田夫、吳滿有、岡野進、朱寶庭、李瑞山、趙占魁等十七同志被選爲大會主席團。

林主席致開會詞

林主席以大會主席資格，恭讀孫中山先生遺囑後，隨即領導全場爲抗戰死難將士靜默三分鐘。林主席在致開會詞中，指出抗戰形勢及我們堅持抗戰、堅持團結的方針之後，並說：「我們邊區幾年來，堅守河防支持抗戰，從事民主建設，經濟建設，是很有成績的。人民生活已經大大改善了，機關部隊也豐衣足食了，今年軍民已開荒八十六萬畝，預定增加細糧八萬石的任務已經超過（群眾歡呼），這些成績是共產黨的賜予，是民主主義政權的賜予。因此，我們珍視這些成績，我們就要擁護共產黨，保衛民主政權。我們的邊區是邊區人民用血汗創造起來的，邊區是八路軍、新四軍唯一的後方，是模範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我們要保衛它，決不容許任何人侵犯它的一草一木！然而，竟有喪心病狂的親日派、漢奸們卻想利用共產國際解散的機會要來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他們包圍軍事長官，調動河防部隊，進攻邊區，以致內戰危機一觸即發。我們一貫的堅持抗戰，堅持團結的，正因爲這樣，我們就不許任何人破壞團結，破壞抗戰，我們邊區過去是忠實實行三民主義的，今後還是要忠實地實行三民主義，正因爲這樣，就不容許任何人破壞這個實行三民主義的根據地。因此，我們全邊區的人民要緊急動員起來！武裝起來！擁護共產黨！保衛邊區！保衛抗戰建國的大業！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堅決戰鬥！」（群眾高呼：動員起來，擁護共產黨，誓死保衛邊區！）鼓掌聲與呼口號聲震撼山谷。繼即爲演講，登壇講話者有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將軍等十三人（演詞另錄）。每一演講，均與台下三萬群眾之緊張心情，融爲一氣，掌聲口號聲，震天動地，此呼彼應，猶如浪潮起伏，循環不絕，演講者時時被打斷，群眾情緒之激昂，爲任何大會所未有。演講者一致指出：抗戰的國際形勢，空前有利，但內戰危機，千鈞一髮，若一旦日寇第五縱隊得逞奸謀，挑起內戰，則不僅抗戰事業功敗垂成，而且將妨礙全世界同盟殲滅法西斯匪徒戰爭的勝利。我們忠於民族、忠於國家，堅持抗戰、堅持團結，但正因爲如此，我們決不容許第五縱隊的陰謀得逞；我們將堅決地保衛邊區，保衛共產黨，保衛抗戰建國大業而戰鬥到底。正如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所說，「我們抗日無罪，努力生產無罪，人民發兵是爲打敵人，現在放着敵人不打，來打邊區，邊區是咱們老百姓自己的，共產黨是咱們老百姓的救星，我們全邊區的老百姓，男有鋤頭鐮刀，女有剪子錐子，如果王八蛋們一定要幹的話，我們就要和他幹到底，不打死這些吃肥了反來咬主人的瘋狗決不停手。」演講者一致要求國民黨立即撤回進攻邊區的部隊，開赴抗日前綫，懲辦挑撥內戰的特務機關，審判日寇奸細吳開先及其他第五縱隊份子，討伐三十三個叛國將領。大會繼續五小時餘，到會群眾的激昂情緒，有增無減，終以夜色已深，遂在通過致正副議長之大會通電後，在狂熱悲壯的口號聲中散會。在黑夜歸途中，每個大會參加者，都抱着獻身的決心，踏着迅速而又堅定的腳步，進入戰鬥的崗位。動員開始了，戰鬥在前面，勝利在前面！戰鬥吧！全邊區民眾，制止內戰！保衛邊區！

朱總司令
呼籲團結制止內戰

林主席致開會詞後，朱總司令第一位被請講話。長時期的歡呼和掌聲，表示着群眾對他的熱愛和擁護。

朱總司令首先指出：「抗戰已經堅持了六年，快要接近勝利，但勝利的爭取，必須依靠國共兩黨的合作及全國一致的團結，準備反攻力量，配合同盟國打敗法西斯侵略者」。總司令說，我們的抗戰能有今天這樣的業績，是全國軍民六年來團結戰鬥的結果，今天，我們應該向在前方英勇殺敵的軍民致敬，向死難的將士致哀，向抗戰將士的家屬致慰問。特別是我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民兵，他們打擊了敵人在華的半數兵力，毫無餉彈接濟，還在敵後堅持抗戰，與人民在一起，艱苦奮鬥，抗擊敵人，我們更要向他們致敬。同時，六年來，蘇英美等同盟國家在物質上給了我們許多幫助，在精神上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我們也應向他們致謝。接着，總司令分析了目前的國際形勢，指出：抗戰第七年的國際形勢，對我是最有利的。同盟國日益團結，法西斯日益孤立，戰爭的主動權已緊握在同盟國手中。最近紅軍又得了大勝利，三天就粉碎了德寇百萬大軍的猛攻，打毀了德國二千多輛的坦克。（台下熱烈鼓掌，高呼：「慶祝蘇聯紅軍大勝利！」「打倒法西斯蒂！」）英美在西歐猛炸德國的工業中心，攻近並在太平洋上打擊日寇，打垮希特勒是不成問題的，只要希特勒一打垮，日寇也會接着垮台，中國抗戰的勝利，也是定了的。而在同盟國的內部，法西斯的第五縱隊已受到嚴重的打擊，這是好現象。我們中國也更要團結，如果再出一點什麼岔子，不僅抗戰有失敗的危險，並且會影響到同盟國的對敵決戰。所以，我們黨今年「七七」發表了宣言，要求團結，以渡過難關，加強對敵作戰，並要改良國內政治，努力生產，準備反攻，打敗日寇。萬萬料想不到，正當今天我們熱烈紀念抗戰六週年的時候，正當同盟國紛紛祝賀我抗戰日近勝利的時候，我國內部眞的出了岔子，而且有了中途分裂，爆發內戰的危險。這是因爲抗戰營壘裏還暗藏着日本法西斯的第五縱隊，他們看到法西斯崩潰之期日近，竟大肆活動起來。如西安的日寇第五縱隊，最近竟假造民意，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這還不奇怪，因爲他們是托派，是一貫幹着反共和破國勾當的。那知國民黨官方的中央社也代爲廣播，傳遍全世界，而且，最近河防軍向邊區調動，似乎和這些托派言論有了配合。這對於團結和抗戰，就有了嚴重的危險。所以，前幾天我致電蔣委員長及西安當局，呼籲團結，制止內戰。現在河防的軍隊已經後撤，如果日寇乘虛而入，西安就將不保。而且戰端一開，兵連禍結，更要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過去十年內戰，就是很好的教訓。因此，還是請準備冒險的人冷靜考慮一下，以國家民族爲重，不要上了日寇第五縱隊的當。（台下高呼：「懲辦日寇的第五縱隊！撤退包圍邊區的河防部隊！」）總司令嚴正地質問：爲什麼要「取消共產黨和取消邊區」？共產黨和邊區應不應該取消？他有力的回答道：是不應該取消的。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救星，是民族的長城，國家的柱石，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抗戰的勝利，中國人民難免不受亡國的慘禍，因此，共產黨萬萬取消不得的。邊區呢？從滿清時代起，我國人民就爲着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而奮鬥，但直到今天，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真正實行了民主政治，改善了民生的，還只有邊區。因此，邊區萬萬取消不得的。現在邊區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邊區的子弟兵——八路軍留守部隊，正在努力生產和教育，積蓄力量，準備反攻。如果誰真要打進來，邊區的軍民，必將起而自衛。會場的情緒更加激動了，「堅決保衛邊區！」的口號四起，人人義憤填膺。

此後，朱總司令重複地呼籲：我們是主張團結抗戰到底，反對內戰的。我們要求西安當局撤退包圍邊區的大軍，仍然回去守衛河防；我們要求懲辦那些挑動內戰的日寇第五縱隊；我們要求國民政府討伐三十三個投敵的叛將，援助忠於國家民族、對抗戰有功的八路軍、新四軍，並在全國貫徹實行三民主義。在狂熱的掌聲中，總司令結束了他的講話。「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投降！」的口號，在全會場怒吼着，延長了十餘分鐘。這表示着群眾的意志，他們將一致地朝着總司令所指示的方向，奮勇前進！

賀龍同志
呼籲全國團結抗戰 人如犯我堅決自衛

剛從前綫視察回來的賀龍同志還未走近演講台，狂熱的掌聲，即四處激激起來，群眾親切的高呼着：「擁護賀龍同志！」他首先感慨的說：「往年我們在前方紀念「七七」，周圍都是敵人，今天在我們的家裏紀念「七七」，但我們的後方也不安寧，昨天關中已聽到砲聲，砲聲是從新自河防撤至邊區附近的部隊中發出的，他們不打日本了，開來要打自己人，要消滅邊區的老百姓，消滅共產黨，消滅八路軍，消滅邊區政府。」這時憤激的口號聲，像波濤般的起伏在人海中，大家怒吼着：反對調動河防軍隊進攻邊區！要求國民黨撤退包圍邊區的軍隊開赴前綫抗日！賀龍同志質問道：「邊區政府爲什麼要取消？它是世界上少有的好政府，它幫助老百姓做到豐衣足食，替人民做了許多事情，邊區政府決不能取消！」（台下高呼：保衛邊區！）

「共產黨不能取消，八路軍新四軍也不能取消。我們要擁護共產黨，擁護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賀龍同志揮動着他的健臂，有力的講着，群眾立刻激起了響亮的回答：「擁護共產黨！擁護八路軍新四軍！共產黨萬歲！毛澤東同志萬歲！」賀龍同志又說：國民政府不發一餉一彈，我們打了六年仗，日寇侵華軍我們打了一半，這樣的軍隊還不好麼？（「好！」群眾興奮的回答着。）「我們不敢冒功，但我們有何罪可問，爲什麼要來打我們？對三十三個叛將不討伐，而對我們則當做敵人看待，還還有公理麼？」群眾的口號聲又起了：「要求國民政府討伐三十三個投敵將領！」

「現在邊境上對方的槍已經響了，我們還沒有還槍，因爲我們一向是主張團結抗戰的，我們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以後也是如此，因爲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寇及其走狗汪精衛。我們不要內戰。但假如我們被迫要自衛，我們就要堅決自衛。今天是個紀念會，同時又是一個動員會，我們要動員保衛邊區。必要的時候，不怕打到最後一支槍，最後一個人。」群眾的義憤更加高漲了，廣場各處雄壯的口號此起彼落。戰士們激動的擦着槍，握着刺刀，自衛軍頻頻高舉着紅纓槍，整個會場充滿着義憤。賀龍同志慷慨激昂地申訴道：「剛才聯絡參謀徐先生說，蔣委員長七七廣播沒有提到內戰，我們說，這個消息很好，我們很擁護。但河防大軍六、七個主力師，和什麼坦克、重砲，紛紛往西調，包圍邊區，部隊都換上了新槍，連馬鞍子也換了新的，對着我們如臨大敵，而把日寇放到一邊，這究竟是什麼道理？還要請解釋解釋。」（群眾堅決地高呼：「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內戰！」）最後，賀龍同志再一次的宣稱：「我們是主張團結抗戰到底的，我們希望立刻撤退圍攻邊區的軍隊，仍然調回河防抗日，懲辦挑撥內戰的特務機關……」他堅定地號召大家說：「人家如果不打我們，我們就一定不去打人家，但如果一定要來打我們，我們也決不忍讓，忍讓是有限度的。男女老幼都要準備好，隨時迎擊對邊區的進攻！」

賀龍同志講話完了，震動山谷的掌聲又熱烈的響起來，口號聲也不斷地高喊起來，直到他離開講台好久，還未停止。緊張的空氣中充滿着堅持團結抗戰、堅決自衛的戰鬥意志。

高崗同志
號召邊區人民及黨員幹部 保衛邊區！保衛共產黨！

高崗同志出現在講台上的時候，台下爆發了熱烈的掌聲。「擁護高崗同志！」「保衛邊區！」的口號響徹全場。高崗同志說：抗戰六年了，邊區軍民保衛河防，敵寇無法過來一個，對保衛西北可說貢獻很大。我們在邊區內部積極進行了生產與教育，使民眾安居樂業，以日益堅強的信心和力量，支持前方。我們一向是主張團結抗戰的，從未想到內戰，可是現在竟有這樣的事情，一批一批的部隊由河防前綫調回來要發動進攻邊區。這是什麼道理，是邊區軍民堅決抗日有了罪嗎？最近由北平逃出的兩位外國朋友對我說：「在北平近郊，只有你們八路軍在那裏天天和日寇作戰，好像一把刺刀插在日寇的胸膛上！」對這樣的軍隊，不但不賞，而且要制，而且要調兵進攻它；而對那些投敵叛國的卅三個將領，則從未見政府聲討，反予寵護，這將國家法紀置於何地？

『爲什麼要打我們？』高崗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抗戰營壘內，有日寇的第五縱隊分子進行挑撥內戰的陰謀。他們看見希特勒快要垮台，日寇也將倒霉，所以出來想辦法挽救。而有些人昏了頭腦，喪失理智，竟聽信了第五縱隊的詭計。他們以爲不平等條約廢除了，中國已經獨立了，把日寇亦忘在腦後了，以後中心問題只是對內反共。我們對這些人要大喝一聲，使他們的頭腦清醒一些。今天在南京、上海、北平、太原……，日寇的鐵蹄不是還在蹂躪着嗎？汪逆不是天天從南京號召中國將領往他那裏跑嗎？這一切不都是事實嗎？爲什麼不睜開眼睛看一看，硬要幻想對外已經沒有問題呢？』

『有人污衊邊區爲「封建割據」，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在這裏革命十幾年，邊區情形我了解最清楚。邊區過去土匪如毛，豪紳地主縱情盤剝，才真正是封建割據。現在邊區努力生產，實行民主，成了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像這樣的地區要來「取消」，真是沒有道理。我們想想，應當取消的不是陝甘寧邊區，而是那些橫行霸道貪贓枉法，弄得民不聊生民變四起的貪官污吏，應該清除的是那些刮地皮、吮吸民脂民膏、違反三民主義的那些傢伙。我們奉勸他們爲抗戰前途想一想，爲中華民族的利益想一想，不要聽信法西斯第五縱隊的話。破壞團結進行內戰，是得不到好處的。頑固份子妄想「取消」共產黨，真是不自量力。頑固份子妄想「取消」邊區，可是邊區是共產黨領導老百姓搞起來的，我們從第一天就搞起，爲創造邊區流了多少血汗，如果誰敢來進攻邊區，一定予以堅決打擊。』

最後，高崗同志代表西北局號召全邊區的黨員、幹部、戰士、各界人民、男女老幼一齊動員起來，堅持團結，堅持抗戰，保衛邊區，保衛共產黨，保衛西北，堅決打垮那些替日本帝國主義開闢國內第二條戰綫的人！這時，全場三萬餘人一致高呼：「響應高崗同志的號召！」「保衛邊區！」「保衛西北！」「保衛共產黨！」「保衛全中國！」

李副主席：
反共就是反對三民主義 進攻邊區就是破壞團結抗戰

邊區政府李副主席以持重而興奮之聲調發表其精闢講演。他首即指出抗戰能堅持到今日，是出於國共合作。他接着說：今天國際形勢對中國有利，但我們中國人不可以存依賴心理；要打敗我們的死敵——日寇，還要靠我們自己努力，配合同盟國反攻，特別是要靠我們的團結力量。但是，目前卻有人要反對共產黨，反對八路軍。共產黨、八路軍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爲什麼要反對它呢？李副主席即以自身親歷目睹的事實激昂地說：就民族主義言，六年以來，八路軍堅持抗戰，得不到任何接濟，再接再厲，有進無退，它對國家民族可謂忠心耿耿。以民權主義言，邊區召開了參議會，所有各級政府的人員，都是群眾選出來的。邊區實行了三三制。以民生主義言，邊區黨政軍普遍參加生產，自己動手，並幫助群眾發展生產，以增加民力、節省民力，民力有餘，則抗戰即可堅持到底。現在有人要反對共產黨、反對八路軍、反對邊區，我以爲這就是反對三民主義，就是反對團結抗戰！至此，李副主席以堅決的口吻說：如還有人執迷不悟，向邊區挑釁，發動內戰，無論它是任何黨派和軍隊，我們都是要堅決反對的。李副主席於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結束他的演詞說：「我希望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打定主意，反對內戰，加強團結，中國前途是光明的，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勞動英雄吳滿有
號召邊區農民擁護軍隊 打死來咬我們的瘋狗！

在掌聲雷動中，勞動英雄吳滿有開始講話：「我是十七年從橫山逃難到延安的難民，那時什麼也沒有，只是吃草根樹葉，給豪紳地主租地種，打的糧食還不夠繳租子和各種苛捐雜稅。然而革命起來，我就翻身了，幾年來，我經營着革命給我的土地，現在有吃有穿，啥也有了，去年邊區政府獎我爲勞動英雄，我今年就更好好的領導生產，一年打糧夠兩年吃，把生活過得更好。但是，聽說頑固份子不打日本，要進攻咱們邊區，要搶咱們的田地、房屋、財產和莊稼，這還行嗎？不行！我吳滿有和全邊區的老百姓抗日無罪，努力生產無罪，老百姓養兵爲着打敵人，現在放着敵人不打，來打邊區，邊區是咱們老百姓自己的，共產黨是老百姓的救星，我們要保衛邊區，保衛共產黨。如果吃飽了反來咬主人的瘋狗，敢於侵犯咱們邊區，我們全邊區的老百姓，一定要和這些王八蛋拚到底。我們有自己的軍隊，還有自衛軍，還有全邊區人民，男用鋤頭鐮刀，女用剪刀錐子，一致起來打死它，不打掉這些瘋狗不停手。」吳滿有號召全邊區勞動英雄起來團結全邊區人民奮起保衛邊區，並號召邊區的農民更要加緊生產，並且要把生產保護好，多繳救國公糧，要更加擁護軍隊，幫助軍隊作戰。他說：咱們不要怕，一九三五年反革命都沒有把咱們紅軍消滅掉，今天我們有更大的力量，還能消滅嗎？今天邊區有我們自己的軍隊，有共產黨領導，一定能夠打死來咬我們的瘋狗。

吳滿有演講畢時，群眾高呼「保衛邊區！」「向吳滿有看齊！」特別是自衛軍高舉着紅纓槍，表示響應吳滿有的號召。

蕭主任表示
邊區留守部隊準備自衛 堅決打擊進攻邊區的人

留守兵團蕭主任在大會上報告了六年來留守部隊堅持抗戰的情形。留守兵團擔任了一千里的河防任務，擊潰了敵寇大小百餘次進攻，並曾派隊挺進河東，消滅敵人一個大隊。在這些英勇的戰鬥中，留守部隊的戰士受傷的有一千多人，中毒的有二百多人。可是我們糧彈不繼，服裝醫藥缺乏。爲着守衛一千里的河防，建築工事，我們曾請求政府批撥一筆河防經費，可是六年來一共只領到區區九萬五千元之數。全體官兵和民眾動員起來興修，從週圍一百里內搬運磚石材料，衣服打破了，背也打爛了，但是在軍民合作之下，堅固的河防工事，終於築成了。可是我們在河防前綫抗戰，後面卻有頑固份子扯我們的腿。過去何紹南在綏德組織「暗殺隊」、「破壞隊」、「突人隊」等等來謀害我們的戰士；關中、隴東邊境，友軍不斷進逼，侵佔了邊區境內鎮原、寧縣和關中的一部份。我們對於這些破壞團結抗戰的挑釁行動，一本團結立場，要求上峯秉公解決。我們遵守着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部隊不許出邊區一步，違者要受處罰。這幾年我們在艱苦環境中堅持抗戰，兢兢業業，完成了保衛河防、保衛邊區以及進行生產教育的任務。今天有人又在集中大軍要來打我們，用心何在呢？爲了團結抗戰嗎？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嗎？都不是的，這完全是法西斯第五縱隊破壞團結抗戰的陰謀。蕭勁光同志說，邊區是留守部隊流血流汗保衛下來的，是軍民合作創造起來的。留守兵團是邊區的子弟兵，是與邊區人民血肉不可分離的。今天如果有人來侵犯邊區，在任務上說，我們是「守土有責」；我們爲民族利益，爲團結抗戰前途，必須堅決打擊這些人。在此危機緊迫之時，我們仍然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始終不渝。我們仍希望蔣委員長、國民政府能秉公處理，妥善的解決這個問題，以利抗戰大業！

劉少奇同志
提醒邊區軍民 接受皖南事變教訓

當劉少奇同志代表新四軍全體將士講話時，全場報以熱烈掌聲和「擁護新四軍」的口號，歷數分鐘不絕。劉少奇同志首先敍述新四軍的光輝戰績：新四軍自成立以來在華中敵後七十萬方里的土地上，粉碎了敵人無數次清鄉和掃蕩，抗擊了十五萬以上的敵人，打擊了汪逆僞軍主力十多萬，消滅敵僞數萬人，收復了廣大國土，在敵後建立和鞏固了抗日根據地，使敵寇無法鞏固其對淪陷區的統治，也無法掠取那裏的豐富資源。新四軍與幾千萬的人民建立了密切關係，提高了群眾抗日的積極性，實行了三民主義。我們新四軍雖沒有政府的餉彈接濟，雖被取消了番號，雖飽受友軍的磨擦煎迫，但是我們仍在敵後堅持抗戰，百折不撓，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自問對敵戰鬥的努力成績，對民族的無限忠誠，並不下於任何抗戰軍隊，並且可以說八路軍新四軍，在全國軍隊中，是抗戰最堅決、給敵打擊最重的軍隊！此時全場「擁護新四軍」的呼聲又響徹雲霄。

劉少奇同志繼以萬分憤慨的語調說：「新四軍這樣艱苦抗戰，精忠報國，但在中國竟還有人說新四軍「叛變」了，誣衊它爲「叛軍」！」至此聽眾的義憤再也抑制不了，「沒有道理」的抗議聲震動山谷。劉少奇同志尖銳的指出誰是真正的叛變者：「這些誣衊新四軍「叛變」的人，就是躲藏在大後方的日寇的第五縱隊奸細，他們爲日汪効勞，打擊抗戰最力的部隊，這才真是民族的叛逆！」

「爲什麼誣衊新四軍爲「叛軍」？」劉少奇同志很明確的答道：「在抗戰營壘內，存在着日寇的第五縱隊及秦檜之流。這些敗類，自己不努力抗戰，違反三民主義，卻要借抗戰與三民主義之名，排除異己，殘害忠良，拿盟國援助中國抗戰的物資，來打自己人，摧殘民主自由，一心要把中國變成法西斯世界。」

劉少奇同志追述皖南事變的經驗，來喚起邊區軍民的高度警惕性和戰鬥性：「我們是有經驗的。在皖南，新四軍軍部遭受突然襲擊，一時未曾小心提防，以致遭受意外損失，葉軍長至今仍在囹圄。邊區的部隊和人民們！不要大意，要小心，要準備好，給進攻者以迎頭痛擊，澈底粉碎。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安心抗日，安心生產，安心教育，才能實行三民主義，才能救國家，救民族。」

劉少奇同志以十分自豪和自信的態度宣佈：「有人誣衊我新四軍爲「叛軍」，可是我覺得，能在這樣一支軍隊中任職，是無上光榮的事。我把我的偉大希望寄託在它身上，因爲只有這樣的人民的軍隊，才能救中國！有人狂吠「共產黨無存在之必要」。我說我是共產黨員，是無上的光榮，因爲只有這樣的黨，才能救中國！」

最後劉少奇同志號召同志們把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邊區搞得更好，並號召中華民族一切優秀兒女擁護共產黨，擁護八路軍、新四軍，來爭取中國的獨立、自由、解放。全場群眾跟着劉少奇同志高呼口號，表示萬眾一心的擁護熱忱。

（下接第三版）

西南綫空前激戰
德寇坦克損失過半
紅軍士氣沸騰戰鬥精神驚人

【路透社莫斯科八日電】今日午夜蘇聯公報稱：「七月八日，奧勒爾——庫爾斯克及別爾哥羅德諸方向我軍繼續對大隊敵坦克及步兵激戰，敵軍攻勢由多數飛機所支持。戰場上竟日進行猛烈空戰。在奧勒爾——庫爾斯克方向，敵一切進襲均被擊退。我軍以勝利的反攻將德軍由他們在攻勢第一天所佔領的若干據點中驅逐出去。在別爾哥羅德方向，敵坦克一部得以楔入我軍防綫。在此一日之戰鬥中，我軍擊毀或擊壞敵坦克三百零四輛。在空戰中及爲我高射砲火所擊落之敵機計一百五十架。」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據悉：自軸心開始攻勢以來，蘇軍首次於昨日（八日）將坦克投入戰鬥，向集中之六十餘輛重德國坦克進攻，以堅決之努力阻止納粹之前進。在作戰之頭兩日中，蘇軍始終保持其坦克於後方，而今日始展開其「伏虎」之任務，故一般國際評論，咸謂戰爭將於本週內到達頂點。巨大之坦克戰迄今已繼續了四日，在此四日中，蘇軍已擊毀德軍三千輛坦克中的三分之二。據塔斯社戰地通訊稱：「我反坦克步槍射擊手在對楔入我軍陣地的德坦克的作戰上，起了很重大的作用，在兩日戰鬥中，我某部之反坦克步兵射手，擊毀德坦克九十七輛，並堅守其陣地。」在此猛烈打擊之下，德國大事宣傳之虎式坦克亦已遭遇悲慘之命運，據估計，全數作戰之五百至六百輛虎式坦克中約百分之十業已被毀，此事充分顯示德軍在西南路攻勢已受嚴重挫傷。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由奧勒爾以南什米葉夫卡經悉夫斯克至爾扎（庫爾斯克以南）之弧形上，紅軍繼續抗擊四十萬零六千五百名德寇步兵，以及三千一百輛坦克，使之於四日戰鬥中損失浩大而所獲極微。在此弧形戰綫之北部，即由奧勒爾至庫爾斯克一段，德軍之一切進攻皆被粉碎，未得寸進。據紅星報訊，昨日奧勒爾以南某鎮戰況尤烈，至上午八時至下午二時，德軍曾以坦克二五〇輛，藉重砲及飛機若干架之掩護，十三度進攻該處，俱不得逞。傍晚前戰事仍未停息。往南，經庫爾斯克至別爾哥羅德一段之戰事，最爲猛烈，德軍於該處集中兵員廿萬名，坦克一千八百輛，於數日來之拚死戰鬥中，微有進展，但紅軍英勇奮戰，若干城鎮山邱失而復得者日必數次之多。現德軍仍正分批以一百至四百輛之坦克編隊，猛烈衝擊。塔斯社戰地通訊稱：「紅軍巧妙的利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對付楔入我陣地之個別敵坦克與步兵羣。昨日德軍坦克十五輛與步兵一營，衝破我某陣綫，我砲兵以強力火網切斷這楔子，並使其陷入我動形中，然後借助步兵之反攻，悉殲敵軍。」據路透社記者金氏報導：庫爾斯克蘇軍士氣業達沸點，其戰鬥精神極爲驚人。在夏季戰爭頭三日完結後，紅軍已感覺它有對付德軍之充分作戰力量。別爾果羅德戰爭日夜猛烈進行中，天黑後，戰綫照耀如白晝，照明彈光徹數里，如巨大電燈。

英人評稱
東綫仍爲主要戰場
德寇未獲任何重大成就

【塔斯社倫敦八日電】英國各報紙特登載關於德軍在蘇德戰場舉行攻勢的蘇聯情報局的公報。每日快報於其評論中謂：此攻勢令我們憶起，蘇聯戰綫係主要戰綫，蓋德國的主力是在這個戰綫，或攻打這戰綫的。

【路透社莫斯科八日電】德方發動新攻勢之最初「四十八」小時內戰況，自蘇方而論，可謂已獲相當勝利。下列三點，德軍均未獲成功：（一）迄今未能握取制空權。（二）主要之突破未告成功。（三）巨型坦克之作戰並無驚人勝利。蘇軍於抵抗德軍最初攻擊時，充分表現其堅強實力及戰鬥決心。別爾果羅德區蘇軍在德陸空軍龐大攻勢下，曾向後撤，德軍雖攻佔兩鎮，但對整個防綫並無影響，且德軍所付之代價甚大，兩鎮得而復失者兩次。奧勒爾——庫爾斯克方面德軍亦無進展。

【路透社倫敦九日電】軍事評論家吉根斯電稱：如果在今後之三天內，德軍在蘇聯前綫上不能獲得任何重大的勝利，那末他們以後在該處獲得此種勝利之希望就更少。在星期六或星期日以前，戰鬥將達頂點。並稱，迄今爲止，蘇軍很少放棄土地。德軍已將其一切可用之力量投入戰鬥。而蘇方證實德國之巨大武裝部隊集中於一個陣綫。在第一日之進攻中德坦克被毀之數目爲五百八十六輛，此說明蘇聯所準備之防禦規模是很可觀的。這些損失與其後兩日之損失總數，殆爲德國所集中之坦克之半。

北嶽區盛大集會
隆重紀念「七一」
中國共產黨與六年抗戰的偉績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勝利不可分離

【新華社晉察冀八日電】中共成立廿二週年紀念大會，於一日下午在此間某地隆重舉行。各直屬機關、部隊、學校的同志數千人齊集會場。唱國際歌及向死難烈士默哀後，通過聶榮臻、蕭克、劉瀾濤、李楚離、李良才、楊耕田、潘自力七同志爲主席團。主席潘自力同志，首先報告開會意義，略述中國共產黨在這二十二年的艱苦奮鬥中，對於中華民族偉大的貢獻，特別是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堅持了抗戰、團結、進步的政治路綫，堅持了六年的敵後艱苦抗戰和新民主主義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等。他很肯定的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結成，就沒有六年的堅持抗戰，就沒有今日的偉大局面，就不會有抗日和革命的勝利。」

繼即由北嶽區黨委代表劉瀾濤同志講演，他說：「我們黨是領導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永遠前進、永遠勝利的。但是今天抗戰陣營中還有一小部份人，他們是中國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不願意我黨存在，他企圖以什麼法西斯主義來代替我們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企圖取消我們堅持抗戰的黨，還是妄想的。我們要知道，中國共產黨如國民黨同樣是取消不了的，今天有些地方（像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我們黨都能公開合法的來舉行這個紀念大會，但是有些地方我們黨還沒有公開的合法的活動權利，還不能公開的來舉行慶祝。因此在我們這已獲得民主自由的抗日根據地裏，應該更進一步的實行民主政治，造成實施民主政治的模範，來告訴全國只有實行民主政治，才能使人民獲得幸福，才能獲得人民的熱烈擁護，任何反民主的主張，是沒有出路的。第二點，他指出「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我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我們認爲勞動創造世界，世界沒有勞動者，就不能有任何東西。但是世界沒有了寄生虫，世界不但能存在，而且還會存在得更好。因此我們要發揚勞動精神，不管體力或智力勞動，我們都有更高度的發揚勞動精神的必要。在黨誕生廿二週年紀念的今日，我們應更深刻認識到上面這個道理，並向廣大人民宣傳。我們每個黨員和幹部要安心於自己的工作，努力減輕人民的負担，今後具體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的加強領導人民進行生產。」第三點他指出「我們黨所以能夠獲得勝利，一方面是由於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和有了黨的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另方面也由於我們全黨的團結一致。我們的黨員都是以自覺的共產主義者，我們每個黨員，都要更進一步的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成爲全國人民團結的模範。」第四點，他指出「我們要努力學習，努力整風，學習中央各種政策決定，學習邊區的許許多多的模範事例。我們要學習北方分局的領導者彭眞同志、聶榮臻同志他們如何領導邊區工作，如何建軍，如何建黨。我們要學習邊區的許許多多無名英雄，像羊親戰鬥中的許多子弟兵的英勇果敢，學習野場慘案中許許多多忠勇不屈的人民的偉大民族氣節。（全場高呼向英勇頑強的烈士們學習，向無數的無名英雄們學習，發揚民族氣節，爲死難同胞復仇。）」

繼有朱代主任講演，號召全軍加強黨性鍛鍊和發揚光榮的戰鬥傳統，他以興奮的語調，列舉許多英勇跳崖、堅決不屈的事例，特別是詳述羊親戰鬥的偉大戰鬥場面及經過。全場情緒爲之鼓舞。他指出此次羊親戰鬥，能以少數兵力抵抗廿倍於我的敵人，而且殺傷敵人一倍以上，這是一次大勝利，它之所以能獲得如此的戰績，是由於「這是那個連的黨員、支部同志們表現了最高的黨性，影響到黨外的布爾塞維克的堅決不屈的精神。這是我們的光榮。」

來賓北平燕大英籍林邁可先生，也在掌聲中上台講演。他以愉快的心情，盛讚中共二十二年的功績，並堅決表示稱：「像中共這樣最有力的最有影響的政黨，來領導人民抗戰，抗戰一定會勝利。而且在抗戰勝利以後，一定會建立起一個新的民主政治的國家，這個國家不僅對中國人民有利益，而且也將影響於全世界。」

來賓北嶽區抗聯主任郝人民，也上台講演。他說：「我們不但擁護與執行共產黨的各種政策，而且要向共產黨學習。共產黨的整風，就是我們目前應該學習的。今日中國的每個革命的人民，都應該學習共產黨的民主精神，反對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違反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不僅共產黨反對他，每個中國老百姓都會反對他。」大會遂在熱烈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的口號聲中閉幕。當晚並有抗敵劇社舉行游藝晚會。次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召開黨員幹部大會，由聶榮臻同志作報告，情形異常熱烈。

岡野進同志：

（上接第二版）

中共有八十萬黨員、幾十萬軍隊，有全國人民的擁護，有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這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日本共產黨中央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朋友——岡野進同志，被請上台去講話時，他首先代表日本人民、日本共產黨，向六年來中國英勇抗戰的軍民致敬，聽衆一致報以「日本共產黨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英勇抗戰的軍民萬歲！」「打倒日本法西斯！」的熱烈呼聲。岡野進同志繼述他來延後獲得的一個最深印象，「那就是延安人民不論在生活上、政治上，和日本人民都恰恰是一個正相反的對比；這在日本政府與邊區政府所提出的兩個口號中可以顯明的看出，日本政府提出的是：「保障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這就是說强迫人民過最壞的生活，而邊區政府提出的却是「豐衣足食」，而且這口號已經做到了。在日本，議會是壓制人民的，在邊區，實行眞正的民主政治，眞能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意思的人們，都被選爲參議員。邊區人民過着快活、自由、光明的生活。這正是因爲在這裏有共產黨，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但是，」岡野進同志說，「昨天晚上，我在報紙上看到中國內戰危機緊迫的消息，這消息使我感覺到吃驚和憤慨。」岡野進同志指出：在中國抗戰已經六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果實快要成熟的時候，在中國抗戰營壘內，竟有些人要以武力「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來破壞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如果這些人的陰謀得逞，中國內戰爆發，這將不僅是中國人民的不幸，也將是日本人民的不幸。這種人，不管它的居心如何，客觀上是幫助了日本軍部，成爲它的走狗。岡野進同志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克服困難的能力，表示無上的信心。他說：「中國共產黨廿二年的歷史，就是經過迂迴曲折的崎嶇道路、艱難困難的歷史。今天的困難，不會超過過去中國黨所經歷過的困難，它是一定可以被戰勝的。」他說：「中國共產黨有八十幾萬黨員，有幾十萬軍隊，有全邊區二百萬人民，及全國廣大的人民的擁護。而且，站在這八十幾萬黨員前面的是英明的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這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最後，岡野進同志親切地說：「如果必要的時候，我將站在應有的崗位上努一把力，來和中國同志們一起戰鬥，還有日本工農學校、反戰同盟及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同志們，他們也可以這樣做。」他的話使會場洋溢着中、日兩國人民親密團結，共同打垮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的友愛的戰鬥精神。

吳玉章同志：
誰要想取消共產黨 誰就要自取滅亡！

革命先輩吳玉章同志很激動地走到台前講話：中國今天剛剛强盛起來，勝利的曙光在望，而那些法西斯的走狗，却在狂吠着要「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中山先生在國民革命的時候，北洋軍閥罵他們是「封建割據」，而他們今天却用「封建割據」的罪名來罵我們了，這種人夠得上稱中山先生的信徒嗎？（全場一致的聲音：「夠不上！」）接着他又說，我跟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多年，我知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很清楚，三民主義就是要實行民主政治，今天共產黨和邊區政府實行了三民主義，實行了中山先生的理想，難道有什麼罪過嗎？那些專喜誣衊共產黨的人們，口是心非，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他們口裏喊三民主義，實際上想實行法西斯主義，他們自稱是「孔子的信徒」，高談「至誠」，實際上禍國殃民，自欺欺人。像這樣的敗類，「至誠」何在？還配稱中國人嗎？（全場一致的聲音：「不配！」）吳老又說，這些混蛋東西今天公然要來進攻邊區，就讓他來吧！過去滿清政府的專制政治，一時威風凜凜，但是我們——革命勢力把它打倒了；袁世凱僞造民意，想做皇帝，我們也把他打倒了；曹錕、吳佩孚之流，我們也把他打倒了。今天如果有人怙惡不悛，敢於進攻邊區、發動內戰，那末就是他們惡貫滿盈，難道我們還不能把他打倒嗎？（台下高呼「打得倒呀！」）最後吳老很自信地說：「我革命數十年，我把中國歷史看得很清楚，什麼樣的花樣我都看過了，眞理只有一個：誰要把歷史的車輪拉向後轉，誰要想破壞團結，破壞抗戰，「取消」共產黨，進攻邊區，誰就要自取滅亡！我還是勸那些人不要太不自量吧！」

崔田夫同志
號召整頓自衛軍保衛家鄉

曾經在舊社會攬工十年、現任邊區抗聯會主任的崔田夫同志說：昨天我在報上看到頑固份子要破壞團結抗戰、進攻邊區的消息，我心裏非常憤怒。勞動英雄吳滿有剛才說過，他要保衛革命的利益，保衛家鄉，這不只是他一個人的話，是全邊區人民的話，是全邊區人民的心。過去邊區土匪遍地，老百姓害得不得了，自從鬧革命以後，劉志丹、高崗同志領導老百姓建立了邊區，現在老百姓生活都改善了，達到豐衣足食，八路軍努力生產，人民負担減輕，天下那裏有這樣的好隊伍！邊區政府是民選的，那裏有這樣的好政府！共產黨是人民的，那裏能取消！他接着發問：爲什麼頑固份子要進攻邊區呢？我實在想不通。我們的生產搞好了，漸漸達到豐衣足食了，與大後方人民生活困苦恰恰相反，這不是他們要使我們恢復過去舊社會的困苦生活呢？邊區人民生活改善，河南、甘肅、陝南各處逃來了很多的難民，我們邊區老百姓都好好招待他們，救濟他們，使他們沒有挨餓受凍，是不是我們招待錯了呢？邊區是八路軍新四軍的後方，我們打垮了日本帝國主義幾次進攻，堅持抗戰六年之久，現在頑固份子要進攻邊區，是不是因爲我們堅決打日本他們心裏不舒服呢？崔田夫同志揮動他的拳頭，憤慨地說：「這是不行的！我們邊區是劉志丹同志、高崗同志和全邊區的老百姓用血肉創造起來的，我們大家要愛護它，保衛它。」他繼即以十二分堅強的信心說：「過去我們打了十年，都沒有被打垮過，如果有人硬是還要來打我們，那末，再幹幾年，我們還怕什麼？」於是，他即號召全邊區人民仍要加緊生產，要優待抗屬，要整頓自衛軍，準備配合八路軍，保衛我們的家鄉，保衛我們的邊區，達到團結抗戰勝利的目的。

朱寶庭同志：
別人要進攻邊區 我們就要保衛自己

工人老前輩朱寶庭同志，充滿戰鬥的勝利信心說：英美及其他同盟國家，都與共產黨合作，只有德日意法西斯才反對共產黨，在中國想取消共產黨的人，同樣是想走法西斯道路的混蛋。現在反共份子來進攻邊區，是毫無道理的罪行；他們挑動內戰，幫助日本滅亡中國。我們邊區工農生活豐衣足食，沒有一個失業的人，軍民團結一致堅決抗日，爲什麼要取消？今天誰要進攻我們，我們不願做奴隸，我們要武裝起來，保衛邊區。

英國成立新政黨
主張印度應立即獨立 土地銀行工礦業公有

【路透社倫敦七日電】英國最近新成立之民政黨本日公佈之戰時政綱，印度應立即獨立一項乃其若干要求之一，其要求內有土地、信用貸款及投資機關、工業、礦業之公有，殖民地成立其自治政府，至於戰後則成立一世界組織，以管制船隻、民用、軍用航空及國際貿易。

【路透社威士敏斯特七日電】英下院今辯論財政案，財部出席國會次官何思頓宣佈：下年之稅收預算爲一百七十萬萬鎊，該案業經宣讀完畢。財政大臣伍德謂：去年各項稅收爲一切私人收入百分之四十弱，平均每一公民以其總收入七分之一納稅。

英機猛炸科隆
北非戰役後盟國毀傷敵船百萬噸

【合衆社倫敦九日電】於休息五夜之後，英國巨大四引擎轟炸機隊又有行動，猛烈襲擊科隆（德國萊茵西部工業都會），此襲擊雖然重大（爲戰爭以來對德國第三大城市之第一百十九次襲擊），但僅損失轟炸機八架。當轟炸機夜間返回時，戰鬥機也在清晨飛過海峽，襲擊法國北部（顯然爲布倫以內之地）。航空部尚未獲得空襲科隆之詳情，但稱此次空襲「嚴重」，指出一百噸炸彈（包括高度爆炸彈）投於此德國最遭空襲城市——科隆之工廠與鐵路網。去年皇家空軍一千架飛機之首次巨大空襲時，德國廣播承認英國飛機對萊茵西部，尤其是科隆作了「可怕的襲擊」，而炸彈是由黑雲中投下的。

【路透社倫敦九日電】空軍部公報稱：昨夜我轟炸機隊猛襲敵境，並在敵領海北佈雷。

【路透社倫敦九日電】中東空軍公報稱：英第九航空隊轟炸機昨襲擊西西里之略大尼亞，鐵道車站及工業區均被炸，火車、車棚及倉庫皆中彈着火。

【路透社倫敦八日電】經濟作戰部出席國會次官福特頃在下院辯論該部工作時稱：自盟軍佔領北非後，軸心船隻被擊沉或重傷者逾一百萬噸，其中沉者七十萬噸，重創者卅萬噸。德國船隻噸數已減至僅足供應軍事及經濟上最低之需要，去年雖有若干衝過封鎖綫之船隻通行於德日之間，惟其航運實已停頓。

快收！快打！快藏！
鄜縣突擊夏收
幹部充滿信心完成夏耘工作

【本報鄜縣訊】「突擊夏收」，正在本縣進行中。此項工作，已爲於上月底在縣城及張村驛兩地分別召開幹部會議所佈置，曾上並佈置夏耘與運鹽工作。城區由縣委張育民、張耀宇兩同志負責主持，張村驛會議即由謝縣長親往召集，兩地到會區鄉幹部共一百零六人。在此緊張的五天會議中，前三天乃以整風的精神檢查各鄉工作，後兩日爲總結春耕夏耘情況及收夏耘。截至目前止，全縣今年共開荒三萬八千三百九十八畝，修水田一千零三十七畝，植棉二千八百零六畝，安置移難民九百九十九戶；現在稻田已全部插秧完畢，玉米，穀子及豆類都已鋤過初次草，如牛武區已部份鋤過第二次。會上決定繼續大量組織鋤草班子，要普遍發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勞動力參加追草，幹部因得開荒的領導經驗，故對此項工作充滿信心，當場大家互相提出競賽，有些同志要保證組織起百分之九十的勞動力，還有如何解決移難民困難、發放貸款、調劑糧食、澈底改造二流子等，也成爲競賽的條件。關於夏收工作，當決定緊急動員，大量組織小的變工，發動婦女兒童，快收快打快藏，防止天雨生芽，同時並動員機關幹部幫助收割，小學放麥假。在運鹽問題上，確定以城關、道德兩區原有運輸合作社爲中心，幫助各區組織運輸合作社，並具體解決組織長腳中的資金和推銷兩大問題，資金商定由銀行貸款，運鹽代金由總社暫行代交，如此即可將代金作爲長腳資金，此項辦法已與建設廳商洽，另於必要時，再由鹽業公司臨時幫助；推銷則由鹽業公司負責，不取報酬。全縣今年運鹽任務，當能順利完成。

蘇北新四軍
克淮安附近敵據點
如皋破獲敵汪特務機關

【新華社蘇中七日電】新四軍在蘇北及皖東北六月份對敵鬥爭主要戰鬥如下：（一）蘇北鹽阜區我黃師某部配合地方武裝，於上月廿一日攻克淮安縣東北十八公里之偽據點仇橋鎮；同日我地方武裝，在沭陽縣通往灌雲縣之公路上，擊斃偽東海縣長洪濤。上月廿五日收復淮陰東南十六公里之偽據點方廟。（二）皖東北我彭師一部，上月廿三日攻克睢寧西南廿公里偽據點大李莊，廿五日繼續破壞正在該莊附近修築之工事。在以上各項戰鬥中，計收復據點三個，斃敵偽官兵四百餘人，俘偽官兵一百六十餘人，戰馬六匹，自行車十餘輛，步馬槍一百四十餘支，輕機槍三挺。

【新華社蘇中七日電】蘇中訊，四、五兩月來，蘇中四分區地方武裝部隊與民兵、自衛隊，展開反清鄉鬥爭，其勝利戰績如下：戰鬥五十次，俘敵偽三七〇名，斃敵偽三八五名，內斃敵小隊長四名，清鄉人員及特工五三名。敵曾一萬中隊長被我刺傷。毀偽碉堡四三座，破公路八七里，毀籬笆八〇里，收竹子一五〇萬根，毀汽車三輛。繳獲步槍三八三支、擲彈筒七個，迫擊砲一門，機槍一挺，彈藥爲餘發，其他軍用品無數。

【新華社蘇中七日電】自反清鄉鬥爭開始以來，敵汪之清鄉特務工作，到處進行破壞活動，破壞我根據地之社會秩序。最近如皋中部地區，經我軍政當局之努力，將敵汪特工間諜機關內部破獲。某月某日據探悉特工李石民，前往某某站傳達新任務，我即派遣便衣隊數名，即赴某地埋伏，未久李石民果來，對暗號後，即將其逮捕，略加審訊，當將全部線索供出，我爲一網打盡，遂於某日大雨傾盆之際，派出便衣，配合各地幹部，按照李石民所供之線索，分赴各地拘捕，當晚除個別漏網外，其餘主要人物多數破獲，計有某某站站長劉證之、站員冷鼎成、陳口站長蔣琪、海橋站長汪寶生等十三名，其中張逸民等業已槍決，此外自首被釋放者已有十餘人云。

【新華社蘇中七日電】在南通、如皋的反清鄉鬥爭中，我蘇中人民表現了崇高的氣節，大義凜然。敵汪威逼愛國紳士投降，某保長說：「我願犧牲我全家生命，不願犧牲我全鄉民兵民衆」。又某女皆受傷而忠貞殉難。馬北的區參議員，不幸被敵捉獲，敵人詐索民兵及農抗會名單，挨打火燒，並未供出，結果該參議員壯烈犧牲。敵汪曾威逼我通某士紳扭任僞職，該翁命人將棺木移放在門口，並宣稱：「我鬍子這樣花白，年紀這樣大，我不願作漢奸害了人民，叫子孫將來沒路走。如再逼我，我就馬上到棺材裏去。」啓東二區士紳某，在某大會上公開撕毀敵汪特工秘密送給他的委任狀，他聲厲的說：「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決不做喪心害理的事。」

新四軍直屬隊
收穫菜蔬七萬斤

【新華社蘇中七日電】蘇中訊，新四軍軍直屬隊今年生產運動，據該軍生產委員會的統計，自三月份迄至五月底止，軍直屬隊收穫各種蔬菜七萬五千斤（現在還長在地裏和六月份收的不在內）。砍柴九萬斤。商業獲利三萬元。節省菜金二萬八千餘元。養豬五十隻，捕魚三斤。養雞一千四百隻，養鴨二千九百隻，肥豬十八隻，鵝二百零六隻，羊一百九十隻。

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范文瀾

重慶中央社新近發表一篇社論，題為「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為中外舉中國史實來證明中國文化的特性，我也是喜歡談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讀了這篇文章，很有些大惑不解，願意提供些意見，向文化界的先進求教。

在沒有進入篇中具體問題的討論以前，我覺得有簡單地提出四個一般概念的需要。

第一：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第三節「中國的歷史特點」裏面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這當然不僅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基本觀點，而是凡屬把握科學方法去研究文化歷史等等問題的所有人們一致公認的基本觀點。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信心，就是科學方法是消除一切成見意氣，探求真理的最公正的保證。

第二：歷史是不斷運動的，不斷變化的，不斷革新的，不斷發展的。無論何時，它總包含着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腐朽着的兩個方面。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所以它也包含着新鮮的發展的和腐朽的衰亡的兩個方面。新鮮的發展的文化是符合於或接近於人民大衆的意志的，腐朽的衰亡的文化是發生於或保存於沒落倒退者裏面的。因之，我們對於前者必需加以發揚光大，對於後者必需加以批評否定。

第三：不論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人不得也不能憑臆牽附，要求客觀的歷史迎合自己主觀的志願。如果這樣做，關於古代史，最起碼的「鑑古易知錄」就會不答應，近代史屬於所聞世、所見世的範圍，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點含糊不得。

第四：王船山先生明亡後痛切地垂戒道：「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今天正是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年，相持最艱苦的階段，在文化問題上的緊急任務，是如何發揚民族氣節，砥勵民族道德，如何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進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慾橫流罔識大義者們的將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衛以及一些不逞之徒的夸言譯論陰謀詭計，合此而談中國文化，我們必須警惕船山的遺訓。

研究討論中國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上述四點，這才不會籠統地談傳統繼承。喜愛光明者決不繼承黑暗的傳統，黑暗的傳統也決不能阻遏光明傳統的存在和發展。澄清異流，可以省卻不少無謂的爭論。

下面仿照六朝人論辨體，專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提出異議。凡稱論曰……都是中央社社論原文，凡稱辨曰……都是我的意見。

論曰：我們要以傳統繼承者自任，必須首先看清楚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國只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沒有助長封建割據的文化。這個事實，就是證明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辨曰：談文化，既指出它的統一性，更必需着重地指出它的鬥爭性，同時必需指出它的進步性正義性或倒退性反動性。談統一，更必需區別革命性正義性的統一或倒退性反動性的統一。如果止談統一性，又止談抽象的空洞的統一性，那是非常危險的。例如日本法西斯强盜狂吹其所謂「日滿華一體論」和「大東亞共榮論」（法西斯文化），漢奸汪精衛高叫其所謂「中國反共和平統一論」（漢奸奴隸文化），他們也都用所謂「中國祗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做口實來欺騙人民，我們若不發揚正義的進步的抗戰文化和他們鬥爭，堅決消滅他們的反動腐朽的血腥下賤文化，那末，就會發生誰統一誰和如何統一的嚴重問題。在今天的中國離開了鬥爭性和革命性來談統一性，不是中國對日寇汪逆投降的「統一」，就是日寇汪逆征服中國的「統一」，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統一的途徑？因為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中央社這篇文章往後就發生了一聯串的糊塗觀念。

論曰：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造成了宋元明清一千年的統一國家……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從沒有一個替封建割據作辯護的。

辨曰：蒙元滿清在當時不是異民族勢力征服漢民族的朝代麼？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明明白白說過：「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孫先生說是亡國，這篇社論的作者卻說是「統一」，難道亡國就是「統一」麼？元清統治中國三百餘年，漢民族曾不斷起義反抗，以破壞那兩個「統一國家」為神聖天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即曾以理論與行動堅決反對清末保皇黨擁護當時「統一國家」的漢奸路綫，國民黨是同盟會的後身，理應發揚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不意國民黨的代表宣傳機關卻公開歌頌元清的統一，並歸功於「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韓愈、周敦頤、程顥、朱熹之流提倡君主專制的奴隸文化是事實，奴隸文化在異族侵略下極易轉變為漢奸文化也是事實，論者托命於號稱民主共和之世，弄筆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對於這樣的專制文化漢奸文化不加以嚴厲的撻伐，反而備予表彰，頌為典範，實屬不可思議之至。若然，留夢炎、呂文煥、趙孟頫、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李光地以及無數大小漢奸都是贊助統一的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鄭思肖、史可法、黃道周、鄭成功、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洪秀全、孫中山以及無數忠臣義士都是反對統一的「封建割據」者和破壞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罪人了。曾國藩賣身滿清，破壞孫中山先生所再三讚美的太平革命，屠殺極慘，號稱「曾剃頭」，為今日一切大小漢奸開其先路；抗戰以來的汪精衛，賣身日寇，倡言反共，破壞民族革命，窮兇極惡，無所不為，凡屬國民孰不切齒痛恨，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照論者說來，難道他們也是贊成統一的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麼？照論者說來，中國人好像是歷來對於不論什麼統治者的「統一」都是無條件擁護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文化的最大特徵，那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凡建軍據地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政治的「封建割據」，凡著書立說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文化的「封建割據」。那末，孫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前，屢謀廣東作革命根據地（按滿清政府說是謀割據造反）以反抗統一的滿清政府，在北伐以前，屢取廣東作革命根據地（照北京軍閥政府說是割據作亂）以反抗統一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之流的軍閥政府，也應該作為政治的「封建割據」，而孫中山先生一切鼓吹革命反抗的遺教，也應該作為文化的「封建割據」了。論者自稱「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事實說明，不特宋明兩朝孤臣遺老的「作品」未曾翻閱，即三民主義唯一經典的中山遺著，似乎也未曾寓目，所謂「遍讀」，豈其然乎？

自然，依常理而論，中山遺著，論者一定是讀過的，文天祥「正氣歌」，史可法「答多爾袞書」，黃宗羲「原君」、「原臣」一類早已編入中學課本的名篇，論者一定也是讀過的。所以似乎未曾讀過的原因，大概由於對「封建」、「統一」、「割據」、「革命根據地」等詞義不甚了解，因此在這裏解釋一下大概還是有益的。所謂「封建」，從政治上說，就是少數地主階級專制的政治。一個國家在一個封建獨裁者（皇帝或不是皇帝都一樣）統治着的時候，叫做「封建統一」，同時有兩個或幾個專制獨裁者據地爭雄，叫做「封建割據」。歷史上有過進步的封建統一，也有過進步的封建割據。中央社社論說中國的統一國家「論規模則首推漢唐，論復興則必稱宋明」，而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恰恰毫無例外地都是由割據開國的（劉與李氏父子據陝西，趙據中原，朱據南京），趙與朱還是篡了其他割據者的位，劉、李與朱又都是從直接破壞秦、隋、元三個「統一國家」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些「破壞統一」的割據都有很大的進步意義，這大概是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能不承認的；他如民族英雄鄭成功割據台灣以反抗滿清的「統一」，至今婦孺都知道加以崇敬，類此的事例，更是不可勝數。但是現代的中國，處在民主時代，所需要的是民主的統一（如果沒有民主的統一，至少也需要有民主的根據地或其準備與楷模），因此無論是封建統一或封建割據，總都是反動的了。在現代的中國，特別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規律，即任何企圖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專制或半封建專制來實行強迫統一的人，無論他暫時怎樣擁有中央的政權軍權財權，彷彿不可一世，其封建統一的結果都不免淪為封建割據，都不免因受到全國人民的反抗而敗亡。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的統治，在沒有遇到武力反抗時是封建的統一，在遇到孫中山、蔡松坡和國共合作的廣州革命政權反抗以後，就成為封建的割據了。今天的世界既是民主的反封建反獨裁的世界，即令再有袁世凱式的統一出現，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也不過是一種封建割據；況且中國已經加入民主陣營，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民主鬥爭，也都已熟知民主的必要，這種反民主的政治就更無統一全國的可能。至於在反對封建統一、封建割據或法西斯侵略的革命運動方面，當其統治力量限於一地區時，這個地區稱為革命根據地，擴大及於全國時則稱為革命的民主的統一。過去孫中山先生根據廣東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京軍閥政府的封建割據，今天共產黨創立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溥儀汪精衛等漢奸賣國封建割據，都是最好的例證。

論曰：遠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國思想界就起了「大一統」的運動，春秋的思想中心就是大一統，孟子就力主「天下定於一」，荀子就主張「調一天下」。

辨曰：孔孟荀在當時主張統一，確是一種進步的思想。他們這一思想的進步性，不在於籠統地主張統一，而在於主張應該用什麼標準什麼力量什麼方法來統一。今文家說春秋講大一統，同時講故宋，黜周，以春秋當新王。孔子作易革卦彖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孟子贊美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王天下，勸齊宣王梁惠王學湯武的故事。荀子看到秦的經濟比較進步，政治比較嚴明（滅六國後卻一變而為多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於農民起義之手），不主張周的統一而預料秦可以統一。孔孟荀都是封建學說的創造者，中心思想不外乎如何保持並擴大君主的權利，不過他們懂得政治的是非和歷史的趨勢，不敢無視人民的公意，尤其是孟子還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見他所說的「定於一」乃是定於民而非定於君，這比後世腐儒文丐一味提倡專制獨裁，盲目忠君，如漢奸周佛海末投敵前所宣傳的「信仰主義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者，智愚相差，是不能比較的。

論曰：中國文化之特點就在於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由於這豐富的融和力與統一性，使中華民族能建國於亞洲大陸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如對於中國文化所蘊蓄的統一性與由此統一性而發揮的融和力熟視無睹，縱然讚歎中國文化的優秀，也就等於買櫝還珠。

辨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高出於四鄰任何種族，但當中國統治階級腐朽到極度的時候，北方游牧部落種族如五胡、拓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族，仍能憑藉武力征服中國的全部或一部。這些種族裏面的統治層，利用中國文化的黑暗面，繁殖大批文武漢奸來維持自已的地位。這樣，他們雖然有意識地保存「騎射國語」，力戒被同化於「漢兒柔靡之風」，但經歷時既久，這個外來種族一方面生產方法前進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強健樸野之俗也就因中國舊統治階層的腐化影響而消磨殆盡，逐漸「融和」在漢族裏面（止有元順帝回到長城以外，恢復了蒙古舊俗）。這個所謂「融和」，對於整個侵入民族誠然產生了進步的結果，但對於當時國亡家破，受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殘殺蹂躪的漢民族，卻是極可恥極可悲的。今天漢滿蒙各民族的廣大覺悟羣衆，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團結在偉大的抗日鬥爭中，絲毫沒有種族的偏見和歷史的成見，不過當以前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個恐怖時期，被侵入民族的忠義士民，卻決沒有如今之論者所說的歡迎侵入、以便將來用文化同化他們的那種令人肉麻的「大量」和「遠見」。所謂「融和」既然並不是什麼預定的計劃，而只是一種無可如何的結果，那麼，所謂融和的勁力究竟是文化還是武力，所謂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還是征服，這樣的問題，對於被侵入的民族就根本不能成立。自然，從侵入者看來，問題是很明顯的：武力正是後來融和的勁力，征服正是後來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漢民族中，有些人自已不願認輸，便說是「融和的勁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為武力抵抗在腐敗的投降的統治者手裏失敗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為自己被征服了！）。這樣說，若只為聊以快意，雖然阿Q的便宜可掬，也還罷了；但是論者一定要大聲疾呼，說是「中國文化之優秀」就在於此，對此不知以「讚歎」「就等於買櫝還珠」，卻不免很有些「魚目混珠」的嫌疑。照論者說來，亡了國不但等於不亡，而且還是「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的中國文化一大勝利，那麼文天祥等人固不必殺身，即如岳飛的抗戰也是多此一舉，南宋甚至北宋對於遼金元也就都是論者所謂「封建割據」，只有秦檜張邦昌或者「外來」的石敬瑭一流人才是中國文化的先知先覺了。論者在鴉片戰爭百年後、抗日戰爭六年後的今天，還來重彈這種不抵抗主義的舊調，以所謂「融和性」掩蓋求和性，以所謂「統一性」掩蓋被統一性，誠不知其心何居。假如日寇據此提出要求道：「讓我日本來與你們『融和』『統一』吧！這是你們貴國歷史上文化上『最重要的事實』，請你們連櫝連珠一起讓給我吧！」試問論者能不能像溥儀汪精衛那樣遵照老例准予出賣呢？

如果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統治階級一味吹噓自已的所謂「融和性」「統一性」，已是使中國一亡再亡，那麼，到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外的形勢與以前更是完全不同了，外國侵略者的生產力高過於中國，中國已經再不能像從前那樣，亡了國還去「融和」人家，而只能被人家所「融和」了，這時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更不是什麼「融和性」「統一性」的問題，而是老老實實、實事求是地推翻封建專制，發動人民力量，學習外來科學，實行內部改革，藉以救亡圖存的問題了。不懂得或不承認這一點，曾造成近百年史無數次的大失敗。當初滿清統治者是不懂得這個道理，顢頇自大，提出「天朝至上」的口號，企圖用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對抗，結果披靡潰敗，國權殘破。後來是懂得了而不願意承認，因為承認了就得讓位給人民，於是滿清的忠實走狗張之洞又苦心發明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它的實質就是保存固有的專制政治，拒絕新興的民主革命，而歡迎船來的「奇技淫巧」與堅甲利兵，用以提高自己的享受和保護自己的統治——堅甲利兵而不與民主革命相結合，當然是只能「安內」，不是「攘外」的。所以這個口號顯然最適合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口號在今天還可以偷運船來的法西斯主義，彼此沆瀣一氣，助長固有的專制主義。不過這樣想的先生們要注意法西斯已經是一隻死在俄頃、無法逃命的惡虎，全世界正義人士正到處打這隻惡虎，冒冒然拿虎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一鳴既不足以驚人，一蹴更是醜態畢露，柳宗元「三戒」之一的那篇文章，是值得深長思之的。這個口號又可以用以為投降外國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論基礎，例如日寇在淪陷區宣講「孔孟王道」，汪逆可以說：「這是中學為體呵」；日寇在淪陷區開築鐵路，榨取人力物資，汪逆可以說：「這是西學為用呵」。假如不幸淪陷區與日寇竟這樣「融和」起來，則論者又將奈之何哉？

落後的文化不能抵抗進步的文化，全人類歷史進程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個真理，任何主觀願望或巧妙口號都不能改變它。試讀中國近代史，大清皇帝的君主專制，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共和民權，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替君主專制遍貼「國粹至上」的商標，說這才能「為體」，替共和民權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說這決不能「為體」，結果，辛亥革命證明了人民大衆歡迎的是共和民權。北京軍閥政府的遵孔讀經、武力統一，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又替尊孔讀經、武力統一遍貼「國粹至上」的商標，又說這才能「為體」，替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又說這決不能「為體」，結果，大革命證明了人民大衆歡迎的是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這種例證，舉不勝舉，實際鑒部人類歷史（中國史自然不能例外），無非是前進文化戰勝倒退文化的紀錄。由此可知文化的興替，關鍵在於進化程度的高低，在於是否適合於人民大衆的需要，高者適者一定通過各個民族而發展，低者不適者一定相形見絀而歸於衰亡，斷斷於「國產」「舶來」的上下，舌敝唇焦，目昏齒豁，徒自苦耳，甚無謂也。

論曰：在割據分立時期，往往有利用外來文化以為粉飾的事情。即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黃河流域的封建割據勢力如石勒如姚萇，都曾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然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便發生了反對的運動，首先是「夷夏論」，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中國畢竟沒有因為佛教而產生的割據戰爭。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等到禪宗的改革運動勃興，佛教從此避免它對於政府的衝突，佛教也就不再與中國的舊有文化起爭辯而中國式的佛教與印度大異其趣了。

辨曰：這一段議論，不知依據中國何種史書。姑就普通人習見的晉書、南北史、北魏書、隋書、新舊唐書、高僧傳、弘明集、法顯傳、玄奘法師傳、開元釋教錄等書看來，全然找不出這段議論的根源何在。五胡亂華是異族侵入中國北部，不得籠統稱為封建割據。五胡酋長出身野蠻民族，確有迷信宗教者，石勒姚萇適逢名僧佛圖澄、鳩摩羅什，這兩位大師的產生並非他們「特別提倡」的結果，且北朝還有兩次滅佛興道的事，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中心所在的晉宋齊梁的統治者與士大夫，對於佛教之「都曾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卻尤非「黃河流域」所及，梁武帝甚至說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學生，他又屢設「普度衆生」的渡苦齋，無遮會，並且三度出家同泰寺，讓人民每次出錢一萬萬贖身，不知這樣的常識何以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知道。中國統治階級還頗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由來已久，歷代相沿，至今仍有標榜「外來」宗教，宣傳耶和華福音，拜給班禪做弟子，或藉「時輪金剛法會」之類「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的把戲。佛教從科學的唯物論的見地是可以批評，應該批評的，但是這自然不能望之於當時的統治階級和反動的士大夫。在當時的反對者方面有一位梁朝的范縝，他的「神滅論」乃是一篇很有科學價值的文章，可惜這篇社論竟沒有表揚這樣的科學作品，反而拉了一個南齊的道士顧歡所作「夷夏論」來「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夷夏論」在學術上的地位，比佛教的經典更要低得不可計量，裏面只有造謠謾罵，如說佛教禮拜是狐蹲狗踞，剃髮是受黥刑，不娶妻是絕惡種等等，甚無知、無恥與無聊，唯今日各國法西斯派的反共宣傳差可比擬。且在顧歡之前即已有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顧歡作亦並非「首先」。「夷夏論」既是這樣下流的東西，所以不但後世從未有人荒唐到用為「中國思想界」的代表，在當時亦遭僧俗各方面的嚴厲抨擊（請看弘明集），使顧歡理屈辭窮，無話可對。它在南方既絕無作用，在北方更毫無影響，所謂「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南北朝分立，由於漢族士大夫腐朽到極點，異族乘機侵入中原，並非漢族與五胡對佛教有什麼爭執的意見。南朝盛行小乘教義，北朝盛行大乘教義，各信所宗，互不相犯。達摩見梁武帝談禪不能契合，北至嵩山，面壁兀坐，北方並無一人借達摩與梁攻梁。佛教的生存，在分立時代統一時代並無區別，如隋滅陳，隋煬帝向天台智者大師卑禮求教，智者大師未嘗向隋中央政府搖尾求生存。所謂「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不知如何求法。禪宗自慧能以後，宗分南北，派別流衍，傳播獨盛，所謂禪宗改革運動是否指慧能弘法而言。慧能以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慧能以後，唐武宗前後共三次信道滅佛，他們向佛教衝突，佛教求避免而不得，何曾有一次敢主動地對於政府衝突。三帝以外，佛教在禪宗發達以前發達以後，備受帝王士大夫的尊敬布施，更何曾有一次表示對於政府衝突的意思。韓愈號召闢佛老，北宋以來儒者照例要闢一番，以表章「吾儒」的門面，實則暗中剽掠佛老精氣性命的教義，附會儒書（主要是「大學」「中庸」），造成所謂「道學」「理學」「宋學」等名稱的儒學。照學術史看來，佛道受儒學影響極小，而宋明儒學卻受佛老影響極大，與兩漢南北朝儒學大異其趣了。

論曰：願為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則首先必須正視三個鐵實的具體的事實：（一）中國的文化從來只有促成中國的統一而決計沒有助長割據的事情。（二）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都在於政治統一的時期，如秦漢、如隋唐、如宋明，絕無例外。（三）外來文化有時縱為割據分立者所利用，例如佛教，但不久即融會於中國固有文化之中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所以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

辨曰：（一）單講文化的統一性而不講鬥爭性，必不區別文化及其統一性的正義性進步性與反動性倒退性，必致誤認元、清為統一，而抹煞了異族入侵，國統中絕，生靈塗炭，淪為奴隸牛馬的事實；必致誤認賣國求榮，為虎作倀的漢奸為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必致誤認反抗的力量為封建割據破壞文化優秀傳統之罪人；必致不敢正視和繼承孫中山先生據廣東以實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事業。而孫中山先生往的這一偉大事業，在當時就曾經被那些主張「武力統一」的北洋軍閥百端誣蔑，妄指為「作亂造反」。蔣介石先生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國民革命軍出師宣言」中曾聲討吳佩孚，就指斥這種謬說，說：「其尤不可恕者，則利用國人之專制傳統思想，日倡復古，反抗潮流，造播流言，以防民衆：托偶像以樹威權，藉名教以資奸詐；欲造成一系天下，遂標榜武力統一，使一般時代落伍之腐儒官僚軍人政客，結合而成封建末期洛陽式的殘餘腐敗勢力，以為反動思想之中心。」當此日本法西斯強盜攻掠中國，扶助汪逆偽政權的「統一」，妄稱我中央政府為「重慶地方政權」的時候，希望中國談文化的作者們留意及之，幸甚！

（二）政治統一，也要分清進步的統一與反動的統一。在中國歷史上的反動統一時代，文人學士們或作詩文以歌頌天王之神聖，或講哲學以鞏固君長之威權，宗旨不外提倡專制，壓抑民主，著書汗牛充棟，「發揚光大」的主要部份，如此而已。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今文經說；隋唐以詩賦取士；宋以詩賦經義四六取士；元尊喇嘛教，相傳八娼九儒十丐，斯文掃地；明清以八股取士，窒息讀書人思想使作代聖賢立言的鸚鵡。凡此所謂政治統一時代的政府，摧殘文化如此暴厲，可稱「絕無例外」。反之分立時代，也要看這所謂分立是反動統治者的內部分立，還是進步與反動的分立。若在後一種分立時期，則文化不但不會衰落，而且一定發揚光大。例如孔子創立儒宗是在春秋分立時代，戰國諸子百家，號稱古代文化的黃金時代，即如孟荀兩大宗師也都是戰國時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大思想家著書立說，都在反抗滿清所謂統一的時期。尤顯著的是孫中山先生反滿清反北洋軍閥的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發一大光彩，豈是依靠滿清和軍閥「政治統一」的威脅利誘收買豢養才捏造出來。要之，國家在反動倒退的政治統一之下，文化必趨於衰落，而卑劣的腐臭的奴隸的文化卻得以特別發達；在反抗這種反動政治的運動勃起時，進步的文化才可以與之俱興，直到革命統一以後，進步的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

（三）中國全部歷史並無利用佛教進行割據分立之例，所稱未知何據。外來宗教古有佛教回教，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耶穌教傳播亦漸盛（古代佛回二教外，其他外來宗教不發達）。各教教徒，佛教衰頹已甚，至於戒潔高僧到今天並沒有「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回教信徒更是極大多數恪守天方學說的遺訓，教規謹嚴，絲毫不苟。天主教、耶穌教流傳已一百年，不為不久，中國著名人物受洗入教，成為基督徒者不乏其人，他們是否已經「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論者說「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其實一部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百年史，從文化方面說，就是一部文化戰爭史。在中國的政治戰爭史——文化戰爭史中，宗教戰爭的成分確是比較少些（絕對純粹的宗教戰爭，在世界史上本來是沒有的），但如滿清政府屢次屠殺回回民族，不是民族壓迫兼宗教歧視的戰爭麼？漢奸曾國藩反對太平天國，以及義和團之役，不是也帶着一部份宗教戰爭的色彩麼？不過論者在這裏的本意，原不在研究什麼宗教戰爭，而在於否認文化戰爭。我們應該正告論者，這種企圖不但違背着中國歷史的事實，也違背着中國革命與抗戰的利益。誰不知道，鴉片戰爭以來的無數次反侵略戰爭，沒有一次不是中國革命民族主義文化向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文化和漢奸投降主義文化的戰爭；誰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提倡合乎世界潮流的自由思想民權政治，滿清政府懸賞購頭，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肉體生命，袁世凱編一本「國賊孫文」，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政治生命，而反滿戰爭，反北洋軍閥戰爭豈不也就是三民主義文化對那些頑固舊文化的戰爭。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的全部力量都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汪逆精衛的所謂反共和平主義的文化，我們的抗戰是政治的戰爭，也是文化的戰爭——對野蠻與奴役的戰爭，這更是凡為中國有心人莫能不首肯的。論者一定要抹煞這些戰爭的文化性質，說這些戰爭都不是為文化而戰，究竟什麼人才歡迎這種理論，不是很明顯的麼？

最後，我對「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的作者誠致沉痛的和誠懇的希望，就是希望彼此都站在反日寇反漢奸的立場上來討論中國文化問題和中國歷史問題；只要我們都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堅決抗戰分子，一定不會忘了王船山先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義之云云」的遺訓。